



《白洋淀纪事》孙犁著 天地出版社

今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大师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为了纪念和缅怀孙犁先生为现当代文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天地出版社于今年7月重新出版了其享誉文坛的著名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尽管孙犁小说作品的数量并不宏富，但经过时间冲刷与风雨洗礼，其作品品质无疑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其小说风韵的独特、精致的高雅、语言的隽永、表达的超逸，呈现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作为孙犁代表作的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情与景合，意与象通，既有小说情节的畅达与生动，又有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疏放，呈现“诗化文学”的卓异特质，这种诗化特质构成了孙犁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

情感是小说的生命与灵魂，可以说没有情感就没有文学艺术。浓郁的情感如同河流一样，流淌在《白洋淀纪事》的篇章结构中，成为孙犁小说艺术生命的关键所在。孙犁先生善于在小说作品中表达情感，他的情感以节制、含蓄和内敛的方式在《白洋淀纪事》中呈现出来，好像小桥流水般细缓慢润地渗入《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等作品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一种委婉清约的抒情韵味。正如孙犁先生在《文学短论》中所说：“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作品里，作家丰盛的情感含蕴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

《白洋淀纪事》收录了孙犁先生从1939年到1950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主要包括《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的苇》《山地回忆》《正月》等名篇，这些作品具有诗的张力和质感，不但头绪较为明晰单纯，情节较少枝枝蔓蔓，而且大多截取的是丰赡生活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段，以此作为视角呈现彼时冀中平原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使人深切感受脉动的时代气息。在《采蒲台的苇》《嘱咐》《亡人逸事》《吴召儿》等诸多篇什的创作实践中，孙犁先生非常注重感情的特殊功效。这部短篇小说集主要运用诗化抒情手段铺陈情感、渲染气氛、感染读者，近乎达到一种诗化的高超意境。

叙述自然而简洁，状写质朴而精巧，构成了《白洋淀纪事》诗化意境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白洋淀纪事》备受读者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犁小说不以气势取胜，而以情韵占优，众多作品柔中有刚、寓刚于柔，于细腻委婉之中蕴含一股内在的征服人心的诗性力量。孙犁善于在谈笑风生中描绘时代风云变幻，虽写情趣而不落浅薄与轻佻。《白洋淀纪事》的诗化意境绝不是以奇幻和空想构造出来的，而是整个小说集浸透着彼时的社会现实，它并未给时代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只是将生活本真的美呈现出来。即便《白洋淀纪事》中的部分作品写到了敌人的欺辱和杀戮，也写到战斗的无情与残酷，却从未过分张扬与极力渲染血腥场景，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冀中人民面对日寇凶顽进行英勇无畏的抗争上，放在聚焦生活中美好心灵绽放的战斗间隙里。《白洋淀纪事》平实质朴，毫无虚饰之情，造作之态，这表明孙犁小说的意境创设，虽经深化开拓但不露痕迹，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不是设色艳丽的工笔，而是白描淡素的写意。孙犁先生善于寓华于朴、寓绚于素，表面朴实、简约，内里珠圆玉润，意境浑成，臻于一种诗化的澄明境界。为了营造和提升诗化境界，孙犁先生经常把感情寄寓在对景物的描写与描绘中，进而形成殊异、鲜明、生动的审美意象。譬如作者在《铁木前传》中写道：“九儿坐在那里，望着空漠的沙岗出神。她继续回忆着幼年时家鄉的影子。在母亲去世以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小窗的前面。窗外有一棵枣树，因为避风向阳，常常有些小鸟儿在枝头来聚会。鸟儿们玩起来，显得非常亲密。那站在一起，叽叽喳喳的也许就是最亲密的吧，不久，有一只跳到别的枝头。遇到一阵风，它们竟各自飞散了。”这段情趣盎然的点染与摹写，并不是孙犁先生在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而是以这组灵动、明晰的意象寄托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1962年孙犁在一首题为《自嘲》的诗中写道：“小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影响沉闷噪音里，滴澈人生缝隙中。”作者于此传递出的美学理念是：即便是一只小小的叶笛，也要使出全部力气将真、善、美的人生追求，幻化为美妙歌声的清泉滴澈在人们心中。可以说，《白洋淀纪事》寓情于深沉，化丰腴于平实，以诗情画意感染人打动人征服人，这正是孙犁小说葆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枢机所在。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孙犁先生的语言是生动的语言，更是诗化的语言，几乎每个语句都散发着强烈诗韵，例如《荷花淀》通篇采用的是一种鲜活灵动的诗化语言，这种诗化语言一方面准确传达出孙犁先生的思想情感，展现出客观真实的生活图景，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赋予小说作品以浓厚诗意图景和奇绝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美是为现当代文学界所公认的，其小说语言有一种铿锵流转、和谐匀称的内在于音乐美，不仅清澈明净，而且朴素本色，特别是明畅而不流于浅露，优美而无刻削之痕，收到言近旨远、辞浅意深的审美效果，如在《荷花淀》里摹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种信手铺陈透着一股情韵和节奏。他的小说正是通过这种语言表述，如同清泉一样流进读者的心田。《白洋淀纪事》既有小说作品的生动情节、动人故事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又有诗意的畅达、凝练、灵动。这种文体与作品的意境保持高度和谐，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换言之，《白洋淀纪事》总是能给读者一种清新、明净、鲜活、自然的美感，这与孙犁先生长期对小说语言的精雕细琢密不可分。孙犁先生的小说语言既不同于赵树理先生那样质朴通俗且富有民间气息，也有别于熔各种艺术方法技巧于一炉的丁玲女士那样委婉绵密繁复，孙犁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简洁典雅与民间语言的天然朴素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既清新明净又优美雅致的诗化语言。包括《白洋淀纪事》在内的孙犁先生的众多小说，叙事简练明了，描摹细腻传神，人物对话质朴自然且富有情趣，故事抒情优美深沉而又韵味绵长。总之，清新美与明净美是《白洋淀纪事》的重要艺术风格，也是孙犁先生小说语言的一贯追求，更是与他的诗学特质和诗化境界保持高度一致和紧密协调的。

(据《光明日报》)

营造小说的诗化意境

读新版《白洋淀纪事》

刘金祥

传扬大盛魁文化蕴涵 助力北疆文化品牌打造

■张世超

今年国庆前后，56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在内蒙古卫视、山西卫视、天津卫视、湖北卫视的联合播出，创造了内蒙古一部电视剧全国四家卫视同时播出的先河，再次引发了关于大盛魁文化，助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广泛热议。

文化大品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或一个领域拥有深厚先进的文化底蕴，具有庞大实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综合体。“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城”“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于清代崛起的中国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大盛魁，其商路足迹遍及全国及蒙古、俄罗斯、中亚诸国，谱写了近三百年恢宏壮阔的商业文明史诗，被誉为中华企业成功的历史范例。

在内蒙古建设文化强区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草原新丝路战略的时代潮流中，积极传扬大盛魁文化之独特内蕴，助力自治区新时代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意义重要而独特。

一、大盛魁文化具有突出的历史与时代特质

(一)突出的历史地位

大盛魁有着三百载辉煌的民族贸易史。走西口后“旅蒙行商”的逐渐兴起与发展，蒙汉民族间边贸的开通，茶叶之路的开启，极大推动了内蒙古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出关必经之地的呼和浩特成为民族沟通交流的场域，并获得清朝颁发的蒙古地区发行“银票”的执照，形成了跨区域的超级商业及金融产业集群。大盛魁总号位于归化城，院落不大，但买卖大、名气大、使命大。

大盛魁是北疆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内蒙古来说，“旅蒙行商”虽是文化外来者，但其兴起与发展始终与北疆草原社会与生活紧密相连，其管理文化是吸纳地域传统绽放的奇花异葩。买卖各方在交易中，既建立了感情，又结成了长久合作共生的集合体，也都坚守恪守着诚信经营的根本原则。这是内蒙古历史上较有影响，也是很繁荣的跨地域文化现象，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内蒙古北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大盛魁是呼和浩特城市经济繁荣的历史功臣。归化城是清朝设置的蒙蒙贸易中心之一，是“旅蒙行商”和大盛魁的重要贸易基地。清康熙年间开放“西口”后，使呼和浩特由昔日的军事政治重镇，转变为经济文化

中心，并创造了货物物流品种最齐全、出口贸易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没有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商业现象的出现，就不会有后来呼和浩特的经济繁荣。

(二)丰厚的文化遗存

有着300载岁月的大盛魁，文化遗存十分丰厚珍贵。始于17世纪、全长1.3万公里，贯通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茶马古道”，辽阔神秘；大盛魁博物馆的千余件历史藏品，风貌依存；大盛魁独特的股权结构，是其实施整套激励机制的保证，也是一种人力资本产权化的长期激励机制，它是大盛魁创造辉煌业绩的体制机制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极为可惜的是，大盛魁的历史建筑遗存已原貌难觅。

电视连续剧《大盛魁》还为我们呈现出独特珍贵的精神财富遗存，大盛魁姓“大”，但这个“大”不仅仅是大家的“大”，其内蕴极其深厚：大志气、大情怀、大骨气、大贵人、大劫难、大胸怀、大愿望、大情缘、大彻大悟，这些内蕴相生相融、相辅相成、相互叠映、丰厚扎实，展现出大气概、大情怀，构成了大盛魁大体量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谱系。

(三)时代的可贵需求

可以说，大盛魁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商业经营模式的重要参照。大盛魁诚信的经营与财富理念，科学有效的人力合股经营体制、学徒培养办法、员工升迁办法、企业传承接班机制，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良好的多民族关系，以及中蒙俄贸易与茶叶之路的开通、相应的城市建设特点等全方位的文化现象，使其具有了久远丰厚的商业与文化影响力。这些被历史证明了的先进之处，正是内蒙古现代化新征程所需要借鉴吸收、大力传扬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助力北疆文化品牌打造的可贵需求。

(四)成果的不断积淀

2011年，大盛魁进入内蒙古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名录。近些年，许多名家创作打造的新时代大盛魁文化系列产品，成为大盛魁品牌的重要文化新成果、新收获。如，邓九刚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王新民导演组织团队用时两年编写的200万字的《旅蒙商通鉴》《走西口通鉴》；创作作品有广播剧、京剧、话剧《大盛魁》，纪录片《大盛魁》，小说《大盛魁》等；建设了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大盛魁博物馆；创



《大盛魁》研讨会在呼举行

建了大盛魁影视园；更值得期待的是：王新民影视工作室仍在创作筹拍更多的大盛魁题材的作品。

二、传扬大盛魁文化是助力打造北疆文化的良好抓手

(一)关键是形成整体的品牌合力

传扬大盛魁文化，打造大盛魁文化品牌，首先取决于新时代市场的检验和认可度；其二，如果从文化品牌学的专业角度考察，更在于文化品牌的生成、管理、保护、传播、文化贸易视野等体系化的链接、组合水平和运营层次的高低。

挖掘和传扬大盛魁文化宝藏，打造北疆文化大品牌，一直是自治区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关键的着力面和着力点应是逐渐形成整体的扎实的品牌合力。

(二)体系化、市场化运营是良性循环发展的根本

就大盛魁来说，其文化品牌的生成有着几百年丰厚的历史积淀，但要完成其新时代文化品牌的再塑，在目前热度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采取有远见、有计划、高层次、集群化、国际化且接地气的打造手段，找到系列品牌实体产业与市场的高度契合点，找到文化产品及其创新发展真正可以依托的重量级实体，使之步入体系化、市场化运营的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这是地域文化做实做精、做大做强、向文化品牌建设目标迈进的必由之路。

(三)恢复大盛魁文化品牌魂之所系的原址风貌依托

早在2006年，王新民导演便提出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切入点 and 影响力，以在呼和浩特历史商脉之地兴建

大盛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园为具体抓手，打造大盛魁文化体系的构想，并期待借此恢复大盛魁总号遗址全貌，形成集影视拍摄、教育培训、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餐饮商贸、综合地产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围绕实景进行剧本创作。这是展示呼和浩特历史与文化精髓，再塑大盛魁物质与文化经典，保护和传扬大盛魁文化之重大工程，是使大盛魁商业之魂、文化之魂拥有原址风貌依托的大设想。

(四)找准大盛魁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和规律所在

要从本质上认清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之处、规律所在，文化开发的定位不能简单重复，文化旅游与商业经营的市场逻辑不能人为割裂。

我们知道，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自然与人文印痕，是该地域文化显性及隐性特点的代表。地域文化与文化符号的代表性运用，就是品牌文化，也是文化品牌。大盛魁文化品牌何尝不是如此。但怎样找准大盛魁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怎样实现电视连续剧《大盛魁》艺术的再转化再升值，以什么样的经营定位和风貌面对和牢牢抓住区内外及国际当下市场，形成独特有效的运营规律，产生持久增长的效益，这是最现实的生存必须和持久发展的根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趁热打铁，打得准、打得牢、打得精，“大盛魁”这块历史金字招牌，一定会再次成为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北疆文化品牌打造的强大的助推力量。



纪实文学的新收获

——刘巧玲新作《乡野长歌》读后

■李悦

和读者心目中，最有影响的是纪实文学的创作。她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汉鼎之光》，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她还出版过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这次我读了《乡野长歌》之后很为作者高兴，因为对照作者过去的纪实文学，比较明显地看到刘巧玲的纪实文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是她本人的文学收获，也可以说是呼和浩特乃至自治区文学的新收获。

2022年6月10日，刘巧玲跟随呼和浩特市文联组织的作家采风团，前往清水河县五良乡青豆沟村。十几年前这个小山村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如今的青豆沟村生态环境优美，民居焕然一新，粮食丰收，收入增加，村民过上了幸福生活。刘巧玲十分激动，唤起了她创作的灵感，萌发了走进、了解、融入、书写青豆沟的强烈愿望，于是她又去了两次青豆沟，把前后三下青豆沟积累的素材，撰写成了这部《乡野长歌》。

青豆沟脱贫、振兴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就是一批带动村民艰苦奋斗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于是《乡野长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些村干部的干事创业群像。其中最典型的典型是青豆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云二召，这位

书中的主要人物因常年积劳成疾，在工作岗位上病逝。2019年2月2日，县里的、乡里的、村里的，领导和亲朋好友来为他送行。全书就以此场景为引子，进行切入与展开。作者精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突出人物个性，推动故事进展，强化情节张力和温度，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审美印记。更具匠心之处是巧妙设置人物内部个性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彼此之间的戏剧纠葛，多重层面的描绘，在波澜起伏中建构出强有力的审美冲击。人物性格的巨大差异为纪实作品赋予了独特的审美品格，一个个独具个性的形象背后浓缩的是胶着的现实困境，让读者在阅读中有所思考和感悟。

刘巧玲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不是概念化的符号，引发的思考和感悟，也不是简单的标语口号。过去我们读到的大量纪实文学或小说、散文，在描述农村的生态问题时，总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对立位置，总是高喊着“战胜大自然”的口号。《乡野长歌》中的第六章“小流域治出青山绿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环境理念，把与“大自然斗争”转变为充分“依靠自然修复”。20世纪80年代，青豆沟人通过“万亩滩大会战”的方式，想一下子改变水土流失的问题，不考虑自然规律，所以收效甚微。上世纪90年代，青豆沟人根据大自然

的水土流失规律，制定出水土保持规划，形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体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和骄人的成绩。这种通过依靠大自然规律而创建的“增粮、保水土、惠民”的系统生态工程，是很值得推广的。这正是这本书的主题意义所在，当然也是读者阅读的收获。

刘巧玲在这本书中写出了青豆沟村党支部如何带领村民把“粮田”变成“良田”，提高基本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并且坚持走好种植养殖良性循环的“大农业”之路。青豆沟村还努力进行“新农人”的培育，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提升了这本书的主题意义，增强了可读性和现实意义。

刘巧玲的写作技巧更为成熟。全书的结构布局自然顺畅，读起来很容易顺势进入，渐入佳境，引发思考。刘巧玲的语言优美、简练、明快，全无故作雕琢之感。

这本纪实文学的成功，显示出刘巧玲还蕴藏着丰富的创作潜力，希望她今后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